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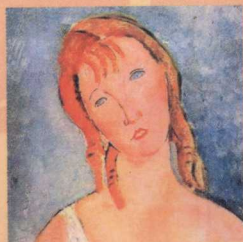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毕四海

(下)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1050256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毕四海

〈下〉

卷

重点作家卷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0256

光明日报出版社



苦楝树

前 言

秋风凉起来了。在这样的天气里讲述这个故事符合我的心境。22岁进法院干民庭，20年过去了，几乎天天浸泡在悲欢离合中，却觉得生活平淡得没有故事。不知道是岁月麻木，还是我的心麻木。当然，记忆里还是保存下来几个案子，忘记的是多少呢？案宗库里是能够查清楚的，我主办、协办、参办的离婚案子就有381个，百分之九十九的都忘记了，或者说干脆就没有往记忆里存放过。这个案子恐怕忘不了，它像个影子一样伴随了我18年。其实，它也没有什么。我不明白作家为什么一个个喜欢大惊小怪。我告诉你一切，可是我觉得困难，它是不是有点儿太漫长了。

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需要首先说明几点。1. 这个案子在法院里的名称有三四个，什么“16年连环离婚案”啦，什么“马拉松离婚案”啦，什么“黄蔓子、洋白菜案”啦等等。你把它叫做苦楝树，我同意了，我喜欢这个名字。我的老家风凉宅子有一棵苦楝树，一百多年的历史，弯弯曲曲的树干，盘蛇一样的根扎进石头缝缝里。每年，它都会结一树小灯笼，又青又绿，里头藏着一粒黑色的种子，荞麦似的。它不会开花，它也不会成材。没有人理会它，它活在天地间就是为了活着。2. 我既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也是这个故事的制造者之一，无法超脱、冷静，敬祈当事者原谅我不是出于故意的偏袒或



得罪。18年来，作为办案者我并不比当事人轻松是不是？3. 为了验证、补充我讲述的真实性，我同意向作家公开全部案宗，共计18卷，任君抄录。4. 也是最重要的，发表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定隐去这个城市的真实名字、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因为事关不少男女的隐私。就这些。

言 前

1966年秋天，孟宪青娶了黄弯子。一个农村普通婚姻。老三届孟宪青，文盲黄弯子，一个22，属鼠，一个20，属虎。媒人说开头，支见面礼50元和接见面礼50元，照了一张相，亲了几回嘴，一个月亮挺好的夜晚进了洞房。

黄弯子说他胡吡结婚没有感情那是屁话。进了洞房，也不管窗户底下有没有龟孙听房，就爬上了俺们的身子，馋猫见了小鱼一样淌着涎水……那年我23岁，进泽县法院刚刚一年。黄弯子的话臊得我脸皮子扑扑冒火。当然，后来我的脸皮子被职业打磨得又硬又厚，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情节都不能让我动一动声色。我和顶头上司王庭长去了孟家庄看了他们的洞房。关于洞房我想多说几句，因为许多年后我又看到了这幢房子。那的候我就感觉到了它的怪诞。这是一座西屋，准确一点儿说应该是斜屋，偏东南、西北15°角左右。斜屋在农村绝不多见，在讲究风水的孟家庄仅此一幢。孟宪青的做了一辈子买卖的爷爷在宣统年间为什么要盖一座斜屋一直困惑着孟宪青，他多次说我的西屋风水不好注定了我一生的风雨，斜屋很老了，屋顶上的小瓦大部分变成了泥土，上面长起了一片瓦松。前檐一串青砖灯笼，我数了数一共18串。屋脊上插着一杆三角铁旗，有风便吱吱嘎嘎转动。孟



宪青和黄弯子结婚时压在屋顶上的喜砖尚在，只有包砖的红纸变成了白的。

黄弯子正在饭屋里摊煎饼。我们站在院子里。一只黑狗吊着红舌头看人。我害怕，躲在王庭长的身后。王庭长笑着说它不会咬人，大概是条哑巴。黑狗马上证明庭长判断的错误，外面一声狗吠，它一阵风跑出来，叫得又响又脆。不知道为什么它不敢咬我们。黄弯子出来了，脸上好几片锅灰。见了我们，双腿一并，那样子要下跪。我慌了，不知道怎么办。王庭长说如今破四旧了，不许来过去衙门里的一套。女人连忙说是哩，俺不懂规矩。首长，你们可要给民女做主，那崽子进城做了官，要当陈世美哩。他的良心叫狗吃了。俺当闺女那节，高庄的大支书托人来说媒，俺不应。俺图他是文曲星下凡肚子里有墨水。

我现在还记得，黄弯子年青时长着粉白的瓜子脸，水汪汪的大眼睛。

王庭长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出庭？

黄弯子说俺娘家锅（哥）说了，咱是金字牌血贫农，不怕他。咱们又母（没）犯法，进衙门做什么？

我当时把一种印象贮存到了记忆里，这是一个老实的乡村女人。想不到，后来她成了官司油子，进法院如赶大集嬉笑怒骂一点点也不怯场。那时候我说，黄姐你甭怕，我们会让孟宪青斗私批修撤回诉状的。

我感觉着王庭长看了我一眼，目光有点儿阴凉。我明白他嫌我太沉不住气。

王庭长问那个女人，孟宪青告你娘家兄弟三人半夜里用砖头教训



他，有这种事吗？

有呀。兴他当陈世美就不兴包黑子铡他？可是俺嘱咐好了只能吓唬吓唬江子他爹，千万不许伤着他。你们不信？走，俺领你们去看看那个地场。说着，黄弯子领上我们来到一个碾棚里。碾棚很大，碾子很古老。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男人正在抱着木棍推碾子。石碾围着铁柱转，发出轰隆隆的响声。男人推的是地瓜干。

娘家就在附近？王庭长问。

是的，黄弯子说。孟家庄就俺一家姓黄，外来户，受欺负着哩。如今好了，娘家兄弟三个如狼似虎的，谁敢？

说说情况吧，我说。

要说实话，瞎编可要负法律责任。王庭长一点也不客气。我觉得他对这个女人没有好感。

女人翻了翻白眼说，那天月亮叫黑云彩吃了。他们兄弟仨人藏在碾棚里。江子他爹吃了饭，俺说，你先走，俺随后一准回家。他离开俺家，那不，那个有棵老枣树的宅子就是。走到这个胡同头上，碾棚里飞出了砖头。你们看看，砖头扔不到那个地界的，那堵山墙挡住了，俺早就试过，算计过。俺的人俺不疼谁疼？

王庭长问那天是几月几日？

黄弯子说阴历七月十五。

王庭长问你们为什么要吓唬他？

女人低下了头红了脸说噢俺觉、觉得他进城当了“文化馆”，十有八九要变心。俺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这样子不好，王庭长说。

女人眼睫毛忽闪忽闪地问小舅子教训姐夫哥有什么好不好的？



王庭长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他说话的口气硬了许多，我告诉你，以后要好好对待孟宪青，要支持他的工作，不许用娘家势力压制丈夫。这一回孟宪青提出离婚不对，可是，你也有责任。女人出了嫁，要贤惠，夫唱妇随嘛。

黄弯子那时候给我的印象还是一个执拗的女人，在我们家乡叫做老实倔强。她低了头嘴巴子却咕咕唧唧，女人不指望娘家指望谁女人不看好自个的男人可是大毛病俺娘咬破耳朵嘱咐俺。

王庭长用职业的严厉瞪了黄弯子一眼，她害怕了，双手捏住衣襟不敢再吱一声。

离开孟家庄，走上一条小路。我说庭长到我老家坐坐如何？

还远吗？庭长问。

顺着这条小路骑车子走 15 分钟，风凉宅子。我说。

老家还有人吗？庭长又问。

奶奶还在，伯伯一家还在。村南头的那棵苦楝树还在。我忘不了。我说。

王庭长没有说不去也没有说去只是推了车子在前面默默地走。

庭长，听您的口音也像本地人是不是？

王庭长也没有说不是也没有说是。这是一片高粱地，穗头已经熟了，像一支支火把。我觉得庭长是个谜，他从来不说家庭……

许多年以后，他做了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我也做了他的民庭庭长，我才从一位反对他的副院长的口里听到了一些情况。那个副院长说，哼，他的周武郑王是装的，六十年代大学毕业他第一个休了农村的结发，找了一个“洋白菜”。知道了他的秘史，我在审理“十六年连环离婚案”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壮了胆，谁知道他对孟宪青一点



点也不手软。

附件 1: 泽县人民法院革命办案小组

评议笔录

〔摘自泽县人民法院 民事一审诉讼卷宗 泽法民字第 108 号
4—6 页〕

案由: 离婚。

评议时间: 1970 年 8 月 15 日 8 时 50 分至 10 时 0 分

评议地点: 本院民庭。

参加人: 组长——王蹇;

组员——欧阳革;

组员——权红;

书记员——李芝;

评议记录如下:

承办人欧阳革汇报案情:

起诉人: 孟宪青。男, 26 岁, 县文化馆干部;

被告: 黄弯子。女, 24 岁, 住本县官庄公社孟家庄。

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孟宪青提起诉讼, 要求和黄弯子离婚。理由感情破裂, 婚姻系母亲包办, 妻子性格乖僻, 夫妻发生口角即搬用娘家势力, 大打出手。

经查:

双方婚后感情尚可, 一年后生一男孩名江山。从 70 年开始, 夫妻两人因为性格原因——女方喜欢骂人, 男方沉默寡言喜欢文学创作——时常发生口角。一有口角发生, 女方即撕毁男方的文稿。最后终



于酿成今年秋季的大闹。农历七月十四，礼拜天，男方要回馆，不能在家种自留地的麦子。女方遂大骂。你滚，你这只……春狗子，那里有，有骚母狗等你哩。孟宪青忍耐着不还口，推了自行车出走。女人从后边抓住了男人的衣裳。孟宪青说，我刚刚调到文化馆，要好好工作，报答领导的厚爱。礼拜天，到馆里找我的业余作者更多。女人骂得更厉害了，好呀，你招认了，有婊子去找你。那是个窑子，男男女女混在一起。孟宪青扔了车子甩倒了女人，女人躺在地上驴打滚近一个小时（王组长插话说这个女人是个泼妇，典型的农村泼妇。你们不知道，有些农村女人是邪不讲理的）。后来，黄弯子跑回了娘家。第二天即七月十五下午，又传信来让孟宪青去请她回家。孟宪青去了。女人让他吃饭，吃完饭天大黑了，又让他先走，她随后就走。男人出了胡同，碾棚里就飞来了砖头，一共8块，从头顶上飞过。孟宪青说没有伤着，可是吓得魂飞魄散，显然是安排好了的。对于这些情节、黄弯子供认不讳。开庭调解，她不到场。汇报完了。

王睿：这个孟宪青不是好东西，又没伤着你离什么婚？欧阳，谈谈你的看法嘛，你在部队可是批儒学法的尖子呀。

欧阳苹：这是我转业进院承办的第一个案子。我认为，孟宪青不管如何会说会写，问题的实质是他进城了，滋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看不惯乡村妻子了。黄说，他回家就让她穿花衣裳。无论如何，咱们法院不能长资产阶级威风灭贫下中农志气是不是？

王睿：64年法律系毕业就来到了法院。经手了几十个离婚案子，判离的只有3个，都是死案，男人坐了监狱，女人提出离婚，占0.3%。这就说明了我们政府始终坚持维护妇女利益、打击资产阶级思想的立场。这个案子当然不准离。孟宪青一点点小事就闹离婚，盛气凌人，



欺负农民妻子，太恶劣了。

李芝：王组长说得太好了，我拥护。

权红：书记员都抢着拥护，我也只好拥护了。

结论：不准离婚。诉讼费 30 元由原告承担。

签名：王寥，欧阳革，权红。

二

再一次见到孟宪青的时候大约是四五年后的一个秋末。那是一个灰白的季节，天天刮西北风，天天阴云密布，却没有雨也没有雪。我的心绪和天空一样颜色。恋爱让一座县城都知道了都说我疯了。他是一个摘帽“右派”，年纪也比我大了十几岁。王寥当上了法院的头头，每逢和我单独相处的时候，他总是摇头、叹气，说话也吞吞吐吐。小革，你是一个好女孩子，可是……我说我知道您的难处，上头三番五次说我不适宜做法院工作，都是您给我顶着。王寥的金鱼眼睛鼓凸起来，说我不是叫苦，我能顶得住，我历来主张个人私生活和工作是两码事。许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拉着晋升了教授的丈夫去给王院长拜年，还谈起了那场对话。我说什么时候人性也不会灭绝，它像地火在运行。老领导说，欧阳，你也是老法院了，法律可是不信任人性哟。好，还是把话头拉回来，拉回到那个灰白的秋末吧。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枯坐，看着窗外水泥广场一样的天空出神。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弓腰进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有一张苍白的瓦刀脸，眼睛则像是冬天的池水。

我说要告状到信访室好不好？

他站着不说话，也不走。



我歪了脑袋瞪着男人。

他说话了脸还红了红。他说欧阳同志我是孟宪青呀。县文化馆的。

噢我说你是孟宪青？小有名气的诗人是不是？

那对眸子倏地闪亮了一下又黯淡起来。他说，你办过我的案子。

我全部记起了那个离婚案，我的处女作。夫妻和美恩爱了是不是我问。问了我也后悔了，干法院的人忌讳向闹过离婚官司的男人或女人问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

他笑了笑，属于那种皮笑肉不笑。我看见他的眼角出现的鱼尾纹。

我问，想“二进宫”是不是？

他说我路过法院顺便来坐坐。我想和您聊聊天行不行？

行哇我说。我正好浸在孤独的冷水中，我感觉着任何人的拜访都不是坏事，况且孟宪青也不是一个太讨人嫌的角色。

欧阳，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很短的。我这个人有职业病，喜欢编造故事，还要争取听众，发表欲很强。他说。他的样子有点儿可怜巴巴。我讨厌可怜巴巴的男人。我想起了郑洞天。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宁折不弯。他用苦难和骨气征服了我。说来有点儿意思，我初恋的种子是在一个批判会上萌芽的。一颗黑瘦的脑袋摁下去又挺起来，满脸血污眼睛还有神采。让他交待毒害学生的罪行，他却有条有理甲乙丙丁地讲起了社会学学问。我这个大批判的参加者听着听着眼里汪满了泪水……

我说你不用可怜巴巴，你坐下来吧，我有点儿兴趣听。

15年以后，我走进了孟宪青的拘留室，看着绝望成一团的男人，



说你还记得么 15 年前，你和那个秋末一样倒霉，可是还保持着幽默，跑去给我讲故事。今天，我是来听您讲故事的。讲一讲一个男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好不好。那个男人睁开了眼睛，他说你不鄙视我是不是庭长？我说，孟宪青，咱们也算朋友了，让我说句朋友的话。你如果不认识白果没有那个雨夜你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黄弯子是一个知识女性你的一生又会如何书写呢？孟宪青眼泪花花的。他说庭长，我怎么走上了这一步我本来是能够干一番事情的。我说，不，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生生死死地爱了，也是不枉一生的。

……孟宪青低着头讲故事，他的帽子遮住了前额。我那时候就承认，这个男人的语言声韵具有吸引女孩子的魅力。

他说，一个当了农民的“老三届”，发表了几首诗，上了县文化馆当了一个小干部。他觉得没有什么。他在农村的妻子可是觉得丈夫中了状元，说不定哪一天会从一个旮旯里钻出一个女人来把丈夫抢走。她日夜不宁，寝食不安。她的老娘说跟龟孙进城去好生看着他。她很听话。她住进了文化馆丈夫那一间小小的卧室。她表现得殷勤，说我是来伺候你的你一个人在城里不方便。丈夫问家里的自留地怎么办？她说不用你愁，俺们娘家兄弟包了，荒不了瘦不了。她用煤油炉子烧饭。饭好了盛进碗里双手捧给丈夫。丈夫喝完一碗，她接着又舀上一碗。夜里丈夫写作，她在灯下给丈夫打毛衣。过一会儿削好一个苹果轻轻放在书桌上。上了床，她把丈夫冰冻的脚板拉进怀里。半个多月过去了，丈夫的脸色红润，身子也胖了一些。同事们都说他有福。他淡淡一笑不说什么。故事终于开始了。一个中午，他正在吃饭。一个女孩子敲门叫老师在家吗？妻子看了丈夫一眼打开了门。她把身板堵在门口，用长长的小拇指甲剔着牙，上下左右打量着女孩



子。她问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老师的学生她说。学生，他什么时候收的你？妻子又问。女孩子红了脸回答不出来。妻子再问红脸作什么？女孩子的脸盘子更红了。妻子似乎抓住了理，口气由诘问变成了教训：喂，闺女家，别学锅贴子粘上不放，人家有家有室的。女孩子脸膛红成了紫茄子，说你、你说哎呀什么我只不过跟老师学着写诗。妻子冷笑了两声啪哒把门关上了。丈夫听着门外女孩子哭泣着跑走，说你、你怎么能这样子？简直不讲情理。妻子说是呀。你们的浪情理骚情理我是不讲。他大声说我们是正常交往，这是工作。妻子扯平了弯弯的眉毛声调也提高了八度，说母狗和伢狗也是正常交往？你撅腓我就知道你拉什么颜色（shēi）的屎。丈夫赶紧去捂她的嘴巴。说姑奶奶这是在机关不是在孟家庄。她打开丈夫的手叫你怕了是不是你觉得丢人了是不是那好别学“狗走秧子”呀……这样的故事每月总会发生两三个。后来到了秋末，那个丈夫再也不想待在那间小屋子里了。吃了晚饭不管女人嚷鸡骂狗他也要溜上街头，漫无目的地走。县城不大，每条街巷都让他走熟了。一个夜晚，外面下起了秋雨，天地间织成了愁网。那个丈夫拿了雨伞走出去。他打着伞，走在一条狭长的巷道里。巷道里有两三盏路灯，桔黄的光线朦朦胧胧。秋雨一串串打在伞上，又流落到地上。小巷用青石铺地，上面明光光的。一把花伞迎面摇过来，他看见伞底下有一张俏丽的脸。他想，天凉了，她还穿着洋气的花裙子，那两条修长的大腿在秋雨萧萧中不冷吗？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和漂亮女子谈话的男人，今天晚上的孤独更加强了他的这个性格。两把伞交错的时候，他有意识地停了下来。他发现，那把伞也停下来了。在男人面前他是沉默的，在女人面前他总会找到话题。他说雨很美是吗？雨伞怔了一怔，说是的今年的秋雨都挺诗意的。男



人的心弦动了一动，他问你是什么单位的？花伞说我姓白叫白果在县医院当护士你呢？他说我叫孟宪青。他想试验一下自己的知名度。花伞欢快地叫你是孟老师呀，我读过你的几首诗。他发现她的眸子火辣辣的，黑幽幽的，看人妩媚而大胆。

孟宪青把故事讲到这儿停顿了下来，看着我，问，包袱抖开了，你不想听下去了是不是？

我说你又是向我来起诉离婚的。

他掏出了两页稿纸。

我说我劝你把诉状撕掉，没用的，不如把故事讲完。

他说这是我的自由。说着，把诉状放在了我的桌子上。

我说是的。还是把故事讲完吧，你。大概精采的还在后边哩是不是？

孟宪青左手托着腮颊，右手神经质地握成了拳头。他说，我们两个人都不想走开，一把花伞一把黑伞距离一步之遥，一起在秋雨中挺立。我以人格担保，我们谈的只是诗、文学，没有一点点别的。可是，我们的命运在那个雨夜就被冥冥安排好了。大约谈了半个钟头。另一个女人瓜哒瓜哒地跑来，她穿了一双大号码的雨靴。我的心头像是被蜂子蛰了一下，她是我的妻子。我赶忙说我们不认识。她也打着一把黑伞。她的眼睛变成了锥子狠狠地刺着我的脸。她扔了自己的雨伞，夺过了女孩子的雨伞，攢在地上用脚踩、踩、碾，骂骚×你脱裤子呀咋不脱裤子呢出了浪水找伢狗去男人的不自在。请你原谅我法官，我有点糊涂了是不是，可是她就是这么骂的我一个字也没有添。小白懵了，一时什么话也说不上来。挨骂挨得差不多了，她才怯怯地问你是谁，我并没有得罪你呀。啪，一口浓痰吐在小白的脸上。女孩



子哭了，用手捂住了嘴巴。妻子拉上我得胜回家。我被女人拉着跌跌撞撞深一脚浅一脚回到我的小窝，最小的舅子也在。我强装欢颜说你什么时候进城的？20岁的小舅子不吭气只是凶恶地瞪着我，两只蒜臼子一般粗大的拳头杵在桌子上。妻子来了胆子和劲头，叫，你说清楚和那个娘们脱了几回裤子上了几回床你说呀。我哀怜地看着她，那意思是要求她不要在内弟面前让我无法做人。她的气焰分外高涨。说你必须交待清楚你这个骚春狗子。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结果如何，你看看我的脑袋就清楚了。

他摘下了帽子。我看见头颅中间出现了酒盅大小的一个血疤。显然，有一缕头发被连根拔掉了。

他说我让他们姐弟痛打了一顿。还有、有见不得人的伤处。

事情到了今天的地步，我对黄弯子的看法和当年王簪的一致了。她的所做所为破除了我在部队所受的教育中关于贫下中农像圣人一样的定论。可是，当我拿起了诉状，我马上又说出了下面的话，我必须和你讲清楚孟宪青，千万不要闹出一个第三者来，那样子你会大倒其霉的。因为我猛丁记起了郑洞天悄悄告诉我的一组数字，他偷偷搞出来的。他说，1974年，这个火红的岁月，仅孟州市因为第三者插足的案子就有103个，其中，引起情杀的23起，判重婚罪的60起，20起当事者被开除公职。无法统计到的恐怕更多。我问一个中学教师统计这个干什么？他说你别忘了，我是学社会学的，我想探讨一下火红的年月是否窒息了人类一些很难克服的天性，我发现，根本不可能。

孟宪青有点儿尴尬，他咧开了嘴巴，脸庞上写出苦涩。他说暖庭长，我有几个胆子？



附件 2:

A: 泽县人民法院民庭接待被告黄弯子及其婆母笔录

[摘自泽县人民法院民事一审诉讼卷宗泽法民宗第 108 号 7—14 页]

接待人: 欧阳苹; 书记员: 李芝;

被接待者: 黄弯子, 孟侯氏。

接待时间: 1975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8 时。

黄弯子: 我叫黄弯子, 人们又叫我黄蔓子。妹子咱们见过面是不是? 我是孟宪青的妻子, 明媒正娶、大红轿子娶进门、拜了天地进洞房、三个月怀上他的种十个月为他生了孩子的, 是不是娘?

孟侯氏: 这个丁点儿不假。我那儿子混阔了当陈世美, 娘个锤, 闹离婚哉? 我一百个一千个不答应。俺孟家庄是子母庄, 孟家是亚圣子孙, 护门大祖。千百年来不许休妻, 犟子哑巴瘸了瘫了也不中。旧社会娶小婆行。俺公公当年就一马车拉来了两个, 放在斜屋里。黄蔓子, 都是那斜屋作的祟, 风水里主乱, 主狐狸精闹书房。可如今是新社会了, 不兴了。庄子上的兄弟爷们都说, 孟家庄指望宪青扬名了, 如今他又走上了斜毛鬼碑。俺们族长, 也是主任, 本想一同来的, 病了, 命我来找衙门, 惩处这个浪子。

黄弯子: 我是来告白果那个骚 x 的。

欧阳苹: 这是法院, 你们可能不大知道, 做伪证、诬告都是违法的, 要承担法律责任。当然, 我们欢迎你们来讲一些事实。

黄弯子: 那个狐狸精吊梢眉子清嘴皮子。医院的人都说她是破鞋, 叫她洋白菜。前面才叫一个男人甩了, 星星着两眼找到了俺男人, 粘上了。我想, 他们骚了不定多久了。



欧阳苹：你们就一个孩子？

黄弯子：江山7岁那年，又生了千秋，他两岁了，是不是娘？

孟侯氏：俺这媳妇要模样有模样，要盘子有盘子，一连给俺生了两个大孙子。千不好万不好青子不好。

欧阳苹：黄弯子，你手里有没有白果和孟宪青相好的证据？比如说信件，比如具体说出他们相好的地点、时间、证人。

黄弯子：好妹子，男女相好是个秘密事儿，又不是母狗伢狗在大街上“走秧子”。俺们咋能抓住他们？俺们几个弟兄在县城里住了七天也没有抓住一根猴毛。抓住了，俺们就不用麻烦你了，俺们叫她跪玻璃渣子，撕她的骚x。

欧阳苹：不准许你们那样子干，那是违法的。好了，我念一下记录，签名吧！

黄弯子：俺娘俩都不会写字。

欧阳苹：手印也行。

黄弯子（手印）；孟侯氏（手印）。

B：泽县人民法院民庭调查笔录

〔摘自同上第15页〕

被调查人：方征，男，31岁，文化馆临时工；

调查人：欧阳苹；书记员：李芝；

时间：1975年11月5日；地点：文化馆办公室。

欧阳苹：你叫方征？

方征：没错。

欧：干什么的？